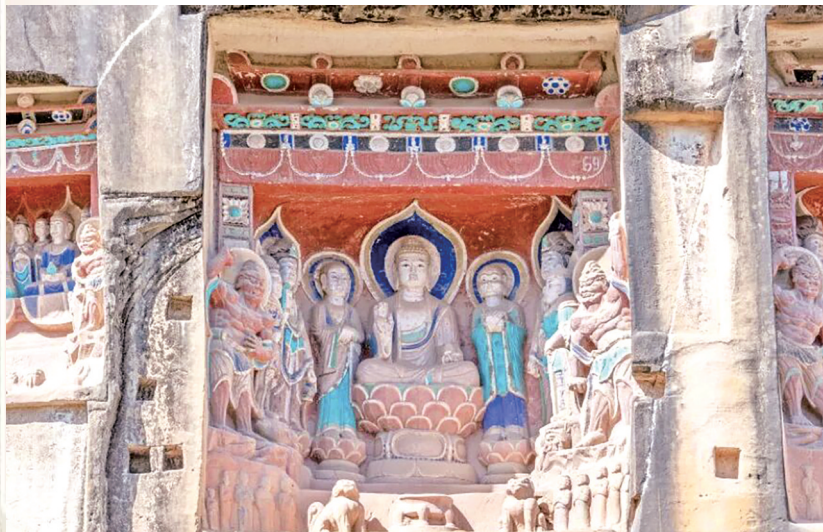


在四川巴中,有一处低调的艺术瑰宝,它不仅承载了隋唐石窟艺术在巴蜀大地的巅峰成就,还因保存着一批颜色鲜艳的彩塑造像,被誉为“盛唐彩雕,全国第一”,这就是巴中南龕摩崖造像。

# 最美的盛唐彩雕什么样?

□白云苍狗



巴中南龕石窟69号窟。图据美丽巴中



南龕石窟局部。本报资料图

1

佛像凿刻绵延一千三百余年

在古代巴州城的四周,东西南北四龕共同构成了“四龕福城”的独特格局。其中,南龕堪称四龕之首。自隋唐时期起,能工巧匠便在山腰的崖壁上凿刻佛像,历经1300余年,直至民国时期方才结束。如今,这里共保存着完整佛像122龕、1800余躯,绵延于一段长约350米的崖壁之上。

南龕所在的南龕坡,原本距离巴中城区尚有一公里,随着城市不断扩展,如今已完全融入城区之中。沿石阶而上,刻有“云屏”与“光福寺”等字的石壁如天然屏风般矗立,此地名曰“神仙坡”,两侧景致迥异:南侧崖壁布满历代客商文人题刻的诗文,北侧则龕窟密布如蜂房,宛如一幅立体的盛唐佛教艺术长卷,千年前的宗教气息与艺术风华扑面而来。

2

中原艺术影响在此清晰可见

作为米仓道上的重要交通节点与文化枢纽,南龕石窟堪称中原与西域石窟艺术交汇的“十字路口”,由此孕育出独树一帜的造像风貌。

中原艺术的影响在此清晰可见:第103号龕的唐代菩提瑞像,头戴高宝冠,胸前垂饰璎珞,形制庄重典雅,与唐代二京(长安、洛阳)的石窟造像一脉相承,是中原佛教艺术南传的生动例证。西域文化的印记同样鲜明:第83号龕的双头瑞佛,两佛共一身,造型全国罕见,目前仅在新疆克孜尔石窟的木雕与敦煌莫高窟的中唐时期壁画中可见相似元素,而此类石质造像堪称孤品。这也印证了西域文化沿河西走廊南下,再经米仓古道传播的轨迹。

中晚唐时期的造像同样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第65号、94号龕的毗沙门天王,突破“护法神”的传统定位,以主尊形象身披铠甲、神情威严,这与当时唐王朝的边疆战事背景紧密相连;第116号龕的“草鞋天王”尤为生动,天王足踏川北民间常见的草鞋,将世俗元素融入神佛造像,成为当时石窟艺术生活化的鲜活写照。

不同于许多石窟的肃穆庄严,南龕石窟的造像洋溢着人间烟火气,让神佛形象贴近百姓生活。第105号龕的飞天最具代表性:发髻高绾,彩色帔(pèi)帛随风轻扬,右壁飞天手托香炉,左壁飞天手持莲花,裸露的双足与灵活扭动的腰肢,将神话中的飞天化为呼之欲出的鲜活形象。

这种世俗化的追求可谓贯穿始终——第26号龕的送子观音,神情温婉端庄,下方雕刻仰望祈福的妇孺,龕内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的题记,更见证着石窟与巴中百姓世俗生活跨越千年的紧密联结。



南龕石窟70号窟。图据美丽巴中

3

「四龕福城」守护巴州上千年

1988年,南龕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水宁寺、西龕和北龕石窟并入保护范围,共同构成川北石窟的核心组成部分,成为研究唐代川北佛教艺术的重要阵地,其意义早已超越了石窟造像本身。

从佛教艺术传播史来看,它是西域与中原文化沿米仓道传播交汇的珍贵见证,不同地域的艺术风格在此融合;就历史研究而言,南龕石窟造像中诸如草鞋等世俗化细节,真实展现了唐代川北的民间生活、审美观念与信仰世界;即便是造像之外的文字题刻,如《严武奏表碑》,也成为研究古代巴州、川北乃至米仓道上地方行政、军事、商贸、交通等历史的珍贵“石质档案”。

“四龕福城”已守护巴州古城上千年。岁月更迭,保护与研究这份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已成为巴蜀儿女肩负的责任。它既是米仓道上的文化坐标,也是川北历史的生动印记,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见证。

据“天府新视界”微信公众号



巴中石窟(南龕)。图据四川省文物局